

记不清多少次，为使瓷人自然生动，他一遍又一遍摆出相同的造型，有时竟不自觉脱口而出，问向那堆瓷泥，“这样摆行吗？”

瓷泥不会说话，许太桂却有了答案，“其实我问的是自己，与陶瓷对话，就是换一种角度与自己交流。”

许太桂喜欢陶艺，是因为那个过程能够让他的内心，从这个纷繁浮躁的世界中平静下来，思考生存和生命的价值。



《聆听花开的声音》

许太桂：

## 「陶」出平静和乐趣

文 /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 
见习记者 陈蔚林 海南日报记者 郭嘉轩



《永恒的记忆》

一匹白马在草原瞭望，一个娃娃正凝神倾听，上百只碗模拟着盛开的花海……这些陶艺作品大小不一，斑斓各色，有些被规整地摆在展架上，有些只是随意散落在地，棉花、稻草、木船，无一不是它们的铺陈或点缀——在海口市凤翔东二横路“无名塘艺术空间”里，许太桂用这样的方式布置了一场主题为“思想围观思想”的陶装置艺术展。

许太桂人不多语，腼腆憨实，沉迷于陶瓷艺术创作。细观之下，他的作品大气不失细腻，朴素而又绚烂，热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思考的空间。一件件、一组组看起来，思乡的他、念旧的他、深思的他仿佛已经被画在每一面釉色之上。

### 踩积水和泥巴： 我是雨天里活动的泥人

许太桂出生在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偏远山村。闭塞的环境，有限的资源让幼年的他拥有了比城里孩子更纯粹的童年。

出生在寒冷隆冬的许太桂喜欢夏季多雨的天气。犹记得，每逢雨天，他最快乐的事就是和伙伴们光着脚丫淋着雨，在泥地里嬉戏打闹，捏好了泥人再甩到土墙上去。

“有时只是简单捏成碗状，然后用力往地上摔。只听得‘啪’一声闷闷的响，‘碗’底就摔出了一个洞。谁摔的洞小，就要捧来等量的泥巴补上赢家的洞。”许太桂笑出了浅浅的酒窝，颇有些得意，“我个子虽小，劲儿也不大，却总是赢。”

几岁的男孩子总是顽皮，你推我一把，我推你一把，就都滚作一团沾得满身是泥。许太桂一边担心回家挨骂，一边乐不可支，“看啊，我多像一个活动的泥人！”

机缘巧合，初中那年，翻开新发下来的历史课本，许太桂眼前一亮——那是一章介绍陶瓷历史的课文，章节不长，但图文并茂，历朝历代流传至今的陶瓷制品华美精致，像一只只钩子，深深地勾住了他。

原来泥巴还能“玩”得这样美！许太桂震撼了，内心有个声音冒了出来：“我要拜师学艺做陶瓷！”

随着年龄增长，曾与他一同在泥地里打滚的伙伴逐渐离开家乡，前往城市打工养家。

可许太桂没有走。在村里人纷纷劝他“读书读书，越读越输”和“只要去打工时往家汇款会写自己名字就行”的时候，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地——景德镇。

### 偷学艺心太急： 炸坏了好多大师的作品

2005年，许太桂被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班录取。

就在同级同学都还在学习素描、色彩构成等基础课程时，许太桂便将所有课余时间都腾出来，到这个工作室走走，到那个工作室看看，偷师学艺。

“第一次看到姚永康教授做陶瓷，非常激动，在旁边仔仔细细地临摹，把教授的手法都记在心里。”许太桂回忆，姚教授见他专注，勉励他，“来景德镇不学陶瓷就白来了。”

回到宿舍，许太桂兴奋不已，买来瓷泥开始像模像样地塑形、修饰，一口气做了7个瓷器。因为太期待自己的作品，还未等瓷坯干透就送到了瓷窑进行烘烤。没想到刚放进瓷窑不久他就接到了烧

窑师傅的电话，被告知东西烧坏了。

“没想到更惨的是，开窑后发现，我的瓷器炸开后还伤到了旁边不少知名大师的作品，真是祸害不小。”

直到接触了专业课他才知道，原来姚教授所作陶瓷虽然底座很厚，但中间如蜂窝一般留有许多中空小洞，便于排出水分确保瓷器在烘烤时受热均匀。然而，方才恍然大悟的他已经因为多次瓷器炸裂赔了不少钱。

时隔多年，第一窑炸坏的作品他还留着，而后每一次做坏的作品也都舍不得丢掉，慢慢的在工作室里越积越多。

“很多人作品坏了就想扔掉，省得看了自己心烦。可我每件作品无论成功失败，都会仔细收藏起来，残缺不一定不美，总有一天它们会在某一组作品中发挥出它们独特的作用。”许太桂说，“而且，它们也是我成长的见证。”

许太桂就是特别享受做陶瓷的乐趣，尤其是每次出窑的作品往往都出乎预期，譬如色泽的变化、花饰的变形，都会让他收获意外的惊喜，哪怕是失败的作品，加以装饰，即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工艺品。

### 用心思做陶瓷： 换一种角度与自己交流

一片汪洋，几块礁石，一对青年人在礁石上依偎。这是2012年许太桂来到海南见到大海之后创作的陶艺作品《浅梦》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波涛阵阵的海面竟停着几只天鹅，它们是或深情交颈，或回头相望。

“我自小在海边长大，未曾见过天鹅停泊于海面。”记者表示惊奇。

“尽管大海时常波涛汹涌，但天鹅总是宁静安详，彼此关爱。”许太桂解释，“动物尚且自在、相爱如此，何况人类，在逆境中更应相互扶持。”

灵感是他永恒的方向，这片广袤的蔚蓝给了他更大的想象空间。尽管毕业后他已在景德镇成立工作室，还是毅然来到海南，因为“艺术者总追随灵感，四海为家”。

“海南与广西的风土人情有些相似，这里的黎族、苗族文化与我们的壮族文化也有相通之处，在这里，不仅有新的灵感，更能唤醒亲切的记忆。”每个创作的日子里，从晨曦到日暮，他没有好友相伴，不需音乐环绕，只静静地坐着，抚摸、雕画。

记不清多少次，为使瓷人自然生动，他一遍又一遍摆出相同的造型，有时竟不自觉脱口而出，问向那堆瓷泥，“这样摆行吗？”

瓷泥不会说话，许太桂却有了答案，“其实我问的是自己，与陶瓷对话，就是换一种角度与自己交流。”

在无名塘展出的作品中，一组名为《聆听花开的声音》的陶艺装置作品尤为有趣。上百只陶碗有的被固定在墙上，有的被摆放在木板上，有些干脆打碎了落在地上，碗和碗之间点缀着一撮撮稻草，仔细一看，草影下还有几个憨态可掬的瓷娃娃或趴或坐，若隐若现，每个瓷娃娃虽神情陶醉，但都没有耳朵。

“我没有给它们做耳朵，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总被耳朵欺骗，充斥了太多人与事的复杂。”这个28岁的青年，眼神澄澈，“花开本是无声，但只要撇开世俗用心感应，你会发现那种声音，美妙得难以言喻。”

许太桂坦言，这个社会很功利也很浮躁，而自己也很容易变得烦躁，但只要玩陶艺，内心就会平静下来，自己也能在制作的过程中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。

当然，做陶瓷本身也首先需要一颗平静的心。

热爱艺术更热爱生活，许太桂倾听着花开的声音，留心着世间所有细微的美好。一问才知，随意插在陶罐里的铜钱草，竟是去年他在杭州信步西湖之畔时发现的。

“细长柔软的腰身，支撑了大片叶子，不折断也不弯曲，多么蓬勃的生命力！”许太桂感动了，当即用矿泉水瓶将它们小心地带回了海口。如今，已是郁郁葱葱的一大捧。